



民族·文化·发展丛书

主编 李富强



瑶史考辨

YAOSHI KAOBIAN

莫金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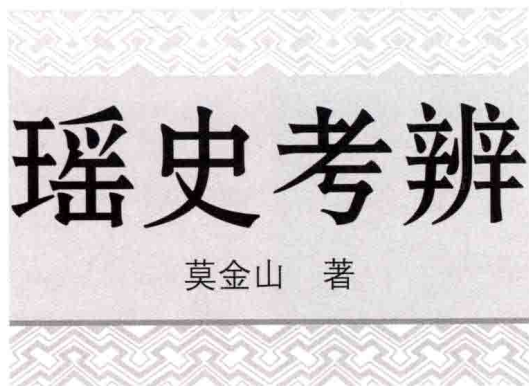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民族·文化·发展丛书



主编 李富强



瑶史考辨

莫金山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瑶史考辨/莫金山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4. 5

(民族·文化·发展丛书/李富强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3242 - 3

I. ①瑶… II. ①莫… III. ①瑶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0886 号

责任编辑:唐海琴

封面设计:金 晔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420 千字

印 张:15.25

定 价:4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242 - 3/K · 2328(汉 129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民族·文化·发展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钟海青（教授，广西民族大学）

谢尚果（教授，广西民族大学）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玉时阶（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

李富强（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

吴国富（副教授，广西民族大学）

何海狮（博士，广西民族大学）

莫金山（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

黄家信（教授，广西民族大学）

黄禾雨（博士，广西民族大学）

龚永辉（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

滕成达（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

主编

李富强（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

副主编

何海狮（博士，广西民族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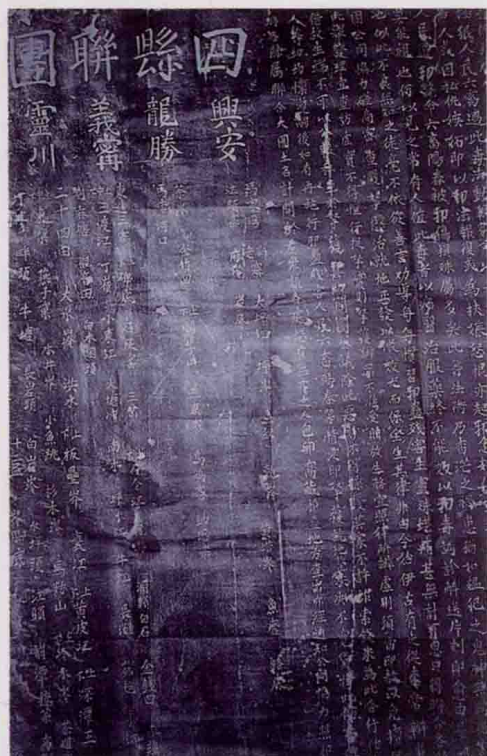
黄禾雨（博士，广西民族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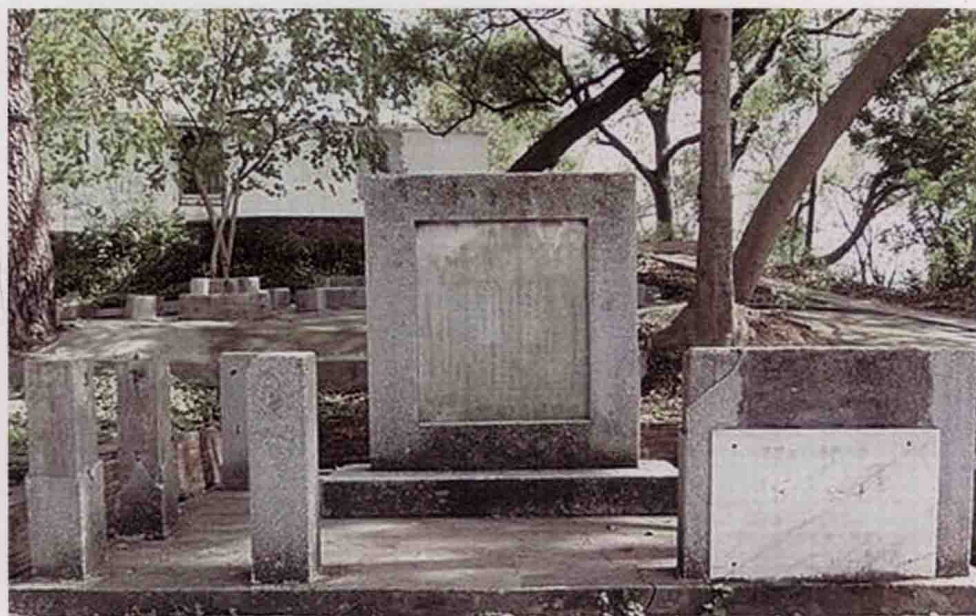
瑶史公莫金山画像
(陈抒妍作 2013 年)



瑶族最早石碑——《成二、下故都
等村石碑》(1631 年)



《严禁邪蛊示碑》
(拓片, 1999 年夏收集)



梧州白鹤山上王同惠墓碑 (2002 年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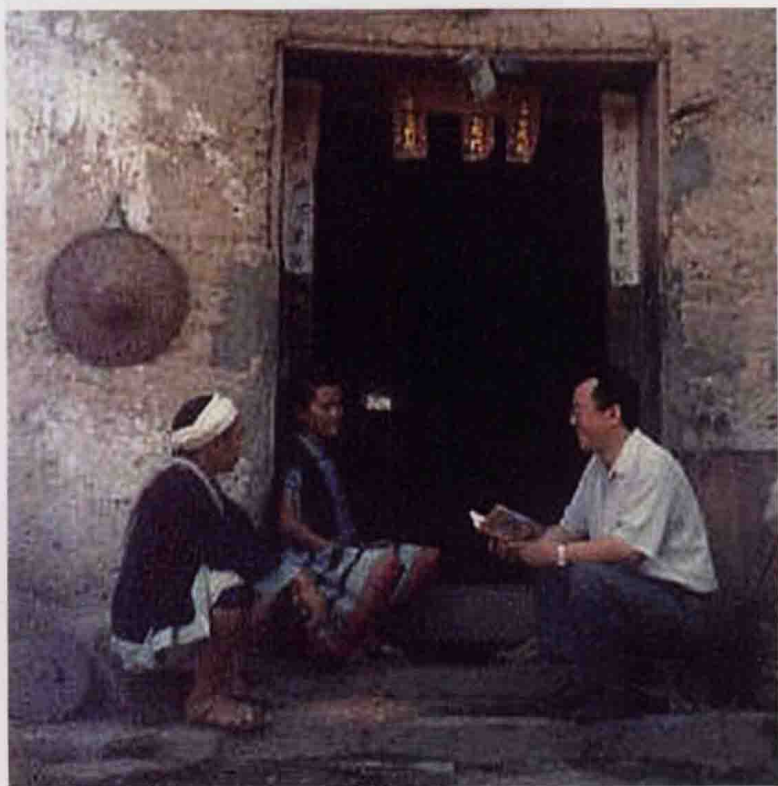
瑶族石牌判案，举草为筹，
筹多者胜（1998年10月收集）



在档案馆里收集材料的情形（2006年夏摄）



在广西南明县瑶族村寨收集材料时与瑶族村民的合影（2006年夏摄）



在广西南丹县白裤瑶家中收集材料的情形（2003年夏摄）

前 言

瑶学，自1928年5月辛树帜教授带领中山大学科学采集队进入广西金秀大瑶山开展田野调查工作而形成以来，迄今已86年了。在这86年间，经过学人不懈努力，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蔚为壮观。

据黄钰先生统计，1928—1949年，有关瑶族社会调查成果论文有500多篇。^①另据邓文通先生等人编《瑶族研究文献资料索引》一书所列论著篇目的统计，1928—1998年，70年间共发表和出版论著达2209篇（部）。这样丰硕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是少见的，因而“瑶学”已成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的“显学”。

然而，当我们仔细翻阅这些论著，不难发现，其中所谓“成果”，多数属新闻报道，不少的论著其实是对瑶族社会文化表面现象的描述，或全景式的“概述”。

一、瑶学研究中的常见病及其成因

“瑶族文化表象描述”，这方面情况主要见于20世纪50年代后

^① 黄钰：《广西民族调查的回顾》，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来》，20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期开展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及其成果《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的出版。此书写作提纲目录大致是：民族来源、支系、人口、语言、称谓、分布、居住、地理环境、家庭结构、土地占有、阶级结构、社会组织、农业种植、工商贸易、衣食住行、岁时节庆、婚娶丧葬、宗教崇拜、民间故事。应当承认，这种写作纲目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一个民族（或一个支系）的概况，对世人了解这个民族或支系有较大的帮助。正因如此，它几乎成了后人写作的范本和楷模，在我们所看到的瑶学著作中，情形大率如此。沿袭既久，日积月累，了无新意。

“全景式概述”，这类著作主要见于改革开放以后所出的《瑶族简史》、《瑶族文化历史》等书，这类著作其特点是将一个民族从古到今，从北到南，从中国到世界，统统叙述。应当承认，这类成果对世人全面认识瑶学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瑶族支系众多，分布广泛，历史悠久，文献不足，因此，这类著作往往又无法达到“统统叙述”的程度，结果只能斑斑点点，零星破碎，顾此失彼，无法具体深入展开论述。因此，阅读后同样给人以空洞抽象、似曾相识、乏善可陈的印象。

不论是“瑶族文化表象描述”，还是“全景式概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述而不作”，贪大求全，急于求成，恨不能一夜之间，或用一文一书就能“改变瑶族文化落后面貌”。

导致这个状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如社会环境、资料缺乏，又有作者主观因素问题，如个人才学和勤奋程度。其中，资料是很重要的，它往往是其他因素的综合反映。

瑶学的资料来源，一是田野调查资料，二是档案文献资料。这两种材料都较难获得。从客观条件上说，瑶族多居于山区，开展瑶族调查和收集资料活动并非易事。以金秀大瑶山为例，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气候多雨，行走困难。正如辛树帜教授所写《采集

广西瑶山报告》中所记大瑶山：“皆羊肠鸟道，轻装已感蜀道之难，若行李稍笨重，则尤为不便。下山时由山谷入夷，尚较易举，上山则五步一喘，十步一息，仰望高山，直摩云表，而涧水深急，无桥梁舟楫，则需徒涉，更有欲飞不得渡之叹。”

瑶族多居于群山峻岭，不仅道路崎岖，而且村寨分散。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不同于民间故事创作，它要求材料真实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数据等都要求真实、准确。这方面的收集，如不是身临其境，亲历亲为，是很难完成的。而这样做，调查者要作出极大的付出。辛树帜一行五人“历经极大困难，尽两个月之力，各方搜采”，也仅是对“大瑶山之情性，略得端倪”。

1935年10月，费孝通与王同惠赴金秀大瑶山考察，前后也是两个月，仅考察当时大瑶山七个乡中的一个乡——六巷乡。在他们从古陈村向罗运村转移路途中，因迷路，误入瑶民设置的捕兽陷阱，费孝通身受重伤，王同惠外出呼援，不幸跌入山涧，为学术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代价极大。

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文献档案资料，但档案的利用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远不像在图书馆查阅资料那么简单。

到各地档案馆去查阅原档，一般程序是先向自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在得到批准后开出介绍信。一般来说，这不难办。但是，一到档案馆，问题难题就多了。民族档案和宗教档案需提供具体查阅题目，而且一次只能提交一个具体题目的申请，如要查阅其他问题或扩大查阅范围，则须再报再批。如果提出的题目和内容不具体，比如说不清楚哪年哪月哪日的具体文件，往往调不出档案；而要具体说清年月日，又何其难也。想扩大范围，往往超过了介绍信内容，不予提档。待你弄清这些问题，想重新再去，不仅费时费事，而且结果也常常仍旧不能令人满意。如此反复一两次，人的身心都

疲惫，大概再不会有几个人愿意去了。由于档案材料难查阅，学者两手空空，实难下笔。如写，也只能作些表象描述，写不出深度论著来。

另外，瑶学研究要走向深入，还有一个主观因素，即需要作者本人要有较高的文化、敏锐的眼光和创新的胆略，要有开展学术质疑、批判的勇气。一句话，即学术素养问题。这种“学术素养”在瑶学研究队伍中尤为缺乏。

1996年11月，在桂林“国际瑶学研讨会”上，广西瑶学会会长张有隽教授说：

在瑶学研究上存在着“四多四少”的现象，即研究人员业余研究者多，专业研究者少；大专学历的多，研究生学历的少；研究中单一学科研究的多，综合各学科研究的少；描述性的多，综合各学科研究的少。迄今为止，研究队伍整体素质仍然偏低，知识老化，视野狭窄，方法落后，研究成果水平不够高。

这其中，“大专学历的多，研究生学历的少”，此问题随着十多年来我国研究生队伍的扩招和每年都有一批瑶学研究生的毕业，这个问题似已解决。但是，其他“三多三少”问题，到目前仍是严重存在的问题。其中“业余研究者多，专业研究者少”，尤为常见。在瑶学领域里，表面很热闹，从业者众，熙熙攘攘，但大多是匆匆过客，能坚守下来，潜心研究，则少之又少。这里有一个民族感情问题和研究成果的回报问题。瑶学研究者如与瑶族群众没有广泛联系和深厚的感情，在回报率低下、投资又多的情况下，是很难持之以恒、长期坚守的。他们往往浅尝辄止，见难就退，改作他题。在这样形势下，要形成一支有深厚文化基础，有质疑、批判和创新精

神，整体素质高的研究队伍，就显得尤为其难了。因此，在 86 年的研究历程中，没有出现一部考辨性著作，就连单篇考辨性论文发表的也不多。

二、瑶学研究要走向深入，需要有质疑批判的考据精神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纷繁的表象里，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需要考据。因此，凡是真搞历史的人，无不受考据学之赐。然而怪哉的是，考据家常常受到人们的讥笑和贬损，说他们只知鸡零狗碎，雕虫小技，细枝末节，而不识宏纲大体，只知古不知今。

受此学风的影响，瑶学研究中也多热衷于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热衷于对民族政策的宣传、阐释，而且在谈到这些问题时，只能说其成就，很少说其缺点和错误，只说优好的，不说差错的。

对瑶族历史问题，有人认为那是“狭、偏、冷、小”的问题，上不了台面，不必花心思去考究。如要写，也只选那些与当今政治有关，能够“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问题，结论往往是“谱写瑶族与各民族团结战斗的篇章”。对瑶族内部或瑶族与其他民族的隔阂矛盾纠纷械斗，则略而不论。

对瑶族人物的评价，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都热衷于写人物传，但具体到瑶族，情形就不一样了。1999 年，莫文军主编和出版的《广西少数民族人物志》，收广西 1400 多名古今人物，包括党政、军队、文教、卫生、科技、体育各方面的人物，瑶族仅写 34 人，而且写得平铺直叙，类似一份履历表，只有骨骼，没有血肉，更没有灵魂。只写正面人物，不写反面人物。

一句话，瑶学领域里赞扬歌颂多，质疑批判少。据说，不这样做会“伤害民族感情”。是耶，非耶？如何实事求是研究瑶族历史，

仍然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三、借助“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整理瑶学材料

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需要有人回头检测成果，谈论得失是非，这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而这，不能不谈考据学。

多年来，人们一谈到考据，即联想到清代或乾嘉时期，似乎只有清代才有考据。其实，这是种错觉。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基本方法，为历代学者整理历史文献时所普遍使用，并非清代所独有。应该说早在古代有了文献资料，有了学术活动，就有一定形态的考证。如《论语·八佾篇》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所谓文献不足，故杞、宋之事不足徵，必然是经过对文献资料的检索考证而后得出的结论。因此，可以说在孔子时代就有了考证。《吕氏春秋·察传》：“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他的考据可能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晋·葛洪《抱朴子》：“谚云：‘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书籍在传抄或刻印过程中很易出现文字错误，对之考据校勘是完全必要的。因此，这种考据校勘工作，可以说历朝皆有，但以清代的“乾嘉学派”最为兴盛。清初顾炎武等学者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实证。这种朴实学风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打下了基础。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涌现出一大批考据学家，如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江永、程瑶田、汪中、焦循、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学者辈出，著述如林，“乾嘉学派”兴旺发达。

“乾嘉学派”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

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国家，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延绵不断，流传下来浩瀚的历史文献典籍，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但在辗转相传中，大量的文献典籍，或由战乱、或因水火、或被风蚀虫咬，不少亡失残缺，颠倒讹误，真假错乱。或由于年代久远，字形音义变化，艰涩难解，使人无法卒读。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古籍，正是通过乾嘉学者的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等才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成为信诚。我们今天能对先秦以来的大量典籍加以阅读和利用，与经过乾嘉学者的认真整理研究密不可分。乾嘉学派的成就，为我们进行瑶学考据提供了许多成功经验。

乾嘉学派也有其历史局限和弊端，主要是考据的问题存在狭、偏、冷、古，缺乏新鲜的、与现实有内容，脱离实际的倾向明显。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乾嘉学者强调博征，本来旁征博引是研究的重要手段，但在博征之风的影响下，有些乾嘉学者为考证而考证，卖弄博洽，故弄玄虚，动辄千言，不见归旨。乾嘉学派的历史局限和弊端，为我们进行瑶学考据提供了经验教训。本书就是一次尝试。

我自幼好读古书，勤学好问，长于史料鉴别，拙于理论阐述，年轻时在张广志教授门下求学，他对“中国奴隶社会说”的质疑批判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也发表了十几篇质疑考据的文章，练就了质疑多思的学术态度。从1995年我改学瑶族历史文化之后，我将这种质疑批判精神移植到瑶学领域里。

瑶学材料大多是从民间收集得来的，这些材料纷繁杂芜，真伪难辨。其中，道听途说，臆度猜测者有之；孤证立说，妄下断语者有之；记载错误，语言含糊亦有之。造成学术上混乱不清，让人难以读懂和使用，讹误相传。显然，借助“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对

· 瑶史考辨 ·

瑶学领域进行一番疏理考辨，揭示实质，去伪存真，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

瑶史公 莫金山

2014 年 5 月 1 日

写于南宁相思湖畔“四母斋”

目 录

方法论

瑶族历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法”	(3)
历史档案在瑶族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18)
中国民族学田野考察的最早起点在哪里?	(29)
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几种值得注意的观点辨析	(44)

石碑与石刻

瑶族石碑制及其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地位	(55)
新近发现的明朝崇祯年间金秀瑶族石碑考释	(67)
近年来发现的两件瑶族石碑律考释	(74)
《上秀、歌赦二村石碑》是清顺治年间的造物吗?	(85)
大瑶山团甲制是李国治始建吗?	(90)
石碑人事纠误三则	(95)
王守仁镇压瑶民起义及其三件“平徭碑”考释	(103)
《唐富八碑文》系后人伪托	(116)
《济公碑》释义	(121)
“朱毛过瑶山”碑文镌刻年代质疑	(124)